

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

# 礼物与商品

〔英〕  
C·A·格雷戈里  
著



GIFTS AND  
COMMODITIES

杜杉杉  
姚继德  
郭锐  
译

姚继德  
审校



云南大学出版社

F069.9  
G275:3

# 礼物与商品

[英] C·A·格雷戈里 著

杜杉杉 姚继德 郭锐 译

姚继德 审校



云南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23-2001-03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礼物与商品 / (英) 格雷戈里著; 杜杉杉译.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8

(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

ISBN 7-81068-348-9

I. 礼… II. ①格…②杜… III. 经济人类学 IV. F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323 号

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

礼物与商品

---

著 者: C·A·格雷戈里

译 者: 杜杉杉 姚继德 郭 锐

审 校: 姚继德

责任编辑: 伍 奇

封面设计: 传智工作室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制: 呈贡装璜彩印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1 千

印 张: 10.75

印 数: 0001-1000

版/印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7-81068-348-9/C·37

定 价: 20.00 元

---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 0871-5031071 传真: 0871-5162823

邮编: 650091 E-mail: yupress@sina.com

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研究项目

《民族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林超民

副主任：尹绍亭 施惟达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 京 尹绍亭 白志红 何 平

林超民 沈海梅 陈庆德 顾士敏

杨 慧 施惟达 戴 抗 瞿明安（常务）

## 前言

当我们跨入 21 世纪的门槛时，对逝去的 20 世纪颇有恋恋不舍的深情。20 世纪是民族学在云南传播、发展的世纪。50 年代，民族学以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为云南省的民族识别、民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南省民族识别与民主改革的成功，与广大民族学工作者实事求是、认真严谨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90 年代，民族学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提供精神力量、智力支持、人才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表明，民族学在多民族的云南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学科。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在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的同时，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也取得显著成绩，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

云南大学民族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得益于有优秀的学术领导人。方国瑜、杨堃、江应梁三位教授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与学术特长，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都取得国内外公认的成就。作为学术领导人，他们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学术权威，这固然是他们成为学术领导人的重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杰出的科学研究的组织能力。他们长期立足于本学科前沿，洞察学科的发展趋势，能够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不断开拓出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作为学术领导人，他们并没有权势，权势和职位虽然可以带来“权威”，但不能带来智慧；他们的权威在于自身人格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民族学的研究需要学术上的献身精神，以

及对本专业发自内心的挚爱。三位教授坚韧执着的敬业精神和严肃正派的学者风范，以及对本专业学术价值的认识，使一个学术群体自觉自愿地团结在他们周围。这个群体淡泊名利，潜心学问，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孜孜不倦地奋力拼搏。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对本专业的神圣使命感、一往无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自己钟爱的学科的强烈自豪感。

求真务实，严谨治学，不淹没前人，要努力胜过前人，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优良传统。尽管学术造诣有高低，学术观点有同异，但本学科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淡泊宁静，甘于寂寞，安贫乐道，以踏实对浮躁，以静穆对喧嚣，以清醒对狂热，以求真对作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把学术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钱钟书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育之事，朝市显学，必成俗学。”在云南大学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人大都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素心人”。“素心”正是保持高尚人格操守和独立学问品格的基石。失去“素心”，面对精彩纷呈的花花世界，不免心动神摇，趋炎附势，摧眉折腰，急功近利，难以保持卓然高洁的人品。失去做人的尊严，又何谈做学问！

云南大学民族学科在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新人辈出，成果丰硕，成为国家“211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经过几年的建设，又取得新的科研成果。我们把这些成果汇集起来，以“民族学文库”为名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尽绵薄之力。我们真诚地期待学者和读者对这个文库提出建议与批评。任何批评都是我们所热诚欢迎的，因为这正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之一。

20世纪在我们眷恋的深情中离去，21世纪在我们希望的渴

求中来临。国内外的民族问题将会是新世纪的热点之一，民族学将在研究民族问题的过程中证实自己的学术价值、开拓自己的学术空间、展现自己的学术魅力，以一批批里程碑式的创造性成果实现新世纪的辉煌。

林超民

于 21 世纪第一天

## 自序

本书的系统研究完成于1976年至1981年间的剑桥大学，研究的最初促进因素，源于1973年至1975年间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居住期间的经验性观察。我虽以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为基地，但旅行了该国的广大地区，因而能够观察到本土经济运作的第一手资料。我完全被自己的亲眼所见迷惑住了，我所拥有的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教学的有关正统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的些微信念，完全丧失了。在试图理解该国所发生的一切之后，我不可避免地引入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丰富的民族学文献之中，并且被最终引入诸如摩尔根（Morgan）、牟斯（Mauss）和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等人类学家的理论之中。我惊奇地发现，这些理论家们的基本方法，与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魁奈（Quesnay）、斯密（Smith）、李嘉图（Ricardo）和马克思（Marx）所使用而今天已不再流行的欧洲资本主义学说，十分类似。由于对殖民地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分析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某些预先假设，我试图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验性证据，来对摩尔根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作一综合性分析。本书之主旨，即是针对在当今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居于垄断地位的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出一个建设性的选择对象。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应受到批判性注意，不是由于一些对其理论命题固有的理性兴趣（有一点点），而是因为它的反常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它常被用来为一种极不可信的发展策略提供理论

上的辩护。正统的发展经济学更关心旧习，而非描述。正如李普顿 (Lipton 1977, P.28) 曾指出的：

马克思曾写道：“哲学家仅仅是用各种方法来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去改变世界。”经济学家转变了哲学家关于世界发展的观点，他们在对世界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也经常寻求着去改变世界。

在此应该注意的是，政治经济学家与人类学家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的综合，并非一种对各类不同学说的简单衔接，它是对这种诺言的旧意识的一种批判，因为它包含了对他们学说的批判性意见、修正和超越。而且这些理论家们所采用的方法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方面。从亚当·斯密、马克思、摩尔根到列维-施特劳斯，他们对人类学资料的分析，几乎都限于一个进化论的框架内：人类学家们的采集和分析的资料来自殖民地环境，这种环境仿佛被描述成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 (a pre-capitalist society)。这是一个极不可靠的过程：人类学家们所研究的各种社会，从属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必须被如此这般的分析。还应该注意到的是，人类学的研究描述的是殖民地情况，而非前殖民地情形 (Pre-colonial situations)：例如在 1871 年至 1969 年间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的 138 项深入细致的民族学研究中，有 62 项 (占 45%) 是在 1960 年至 1969 年间进行的。然而，指出这一点并非要去怀疑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抽象化的概念模式。殖民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为分析家们提供了一种因时因地而发生变易的本土的和被强加了的非常复杂的经济形式。它仅仅是把整个过程分离开来，考察它的每个部分的运作似乎很空洞，只有在具

体的历史背景中将之重新聚合起来，我们才有望去对殖民地巴布亚新几内亚有所了解。该书分为“概念”和“理论”两个部分，即体现了这种方法。本书不涉及“事实”，因而也不会作出推断。事实不能承受新古典主义方法带来的概念与理论的对立，但事实却是它们二者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本书使用了世界各地的人类学资料，在上篇里旨在说明各种概念和区别，下篇中则用这些概念构成业已发展了的命题的基础，去解释有关殖民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验性资料。

总的来说，本书是作为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理论，尤其是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实践的一种批判来设计的，但它也阐述了人类学家们感兴趣的许多问题。它将“形式论”（Formalist）和“实质论”（Substantivist）的争论，以一种不同的观点置诸经济人类学中，并试图去抓住“亲属”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后一问题通过引入对马克思使用的业已修正过的“再生产”概念的讨论，得到了处理。该方法使“分类”亲属称谓作为交换关系专有名词“价格”的分析，成为可能。它也使得作为一种制度的分类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不是随处可见的“大人物”现象事实的解释，成为可能。最后，透过对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史相关的人类学资料的考察，提出了伴随着殖民化而发生的礼物交换之所以得以繁荣的某些原因。

克里斯·格雷戈里

1982年7月

## 鸣 谢

该书为鄙人博士论文之修订，在撰写过程中，我欠下了许多的债。其中欠债最多的是我的论文导师约翰·伊特华（John Eatwell）先生。他曾详阅了本书的许多初稿，给了我诸多鼓励与支持。我的论文评审专家莫里斯·戈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伯特伦·谢弗尔德（Bertram Schefold），则为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设性批评。我的绝大多数“人类学田野调查”，都是在剑桥的人类学家中进行的，他们中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尚健在。他们极其慷慨地为我牺牲了很多时间，提供了大量资料。其中须特别提及的有如下诸位：弗雷德·戴蒙（Fred Damon）、马里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安德鲁·斯特拉森（Andrew Strathern）、保罗·若里翁（Paul Jorion）、吉尔伯特·刘易斯（Gilbert Lewis）、杰克·古迪（Jack Goody）、贾恩卡洛·斯科底提（Giancarlo Scoditti）、谢利·坎贝尔（Shirley Campbell）、艾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杰里·李奇（Jerry Leach）、米兰·施塔内克（Milan Stanek）、奈杰尔·奥拉姆（Nigel Oram），以及1978年和1981年参加库拉（Kula）学术会议的学者。在我重新改写本书期间，得到了克莱尔学院（Clare Hall）研究基金的资助。我要感谢克莱尔学院基金当局给我提供的这次机会，以及为我的研究创造出的颇富激励的学术氛围。我在此须特别提及克莱尔学院研究员波里·希尔（Polly Hill）先生，他的经济人类学著作给了我许多灵感。我还要感谢以下诸位：彼德·菲茨帕特里克

(Petter Fitzpatrick)、吉姆·芬勒顿 (Jim Fingleton)、梅兰内·贝雷斯福德 (Melanie Beresford)、杰弗·哈考特 (Geoff Harcourt)、苏泽·佩因 (Suzy Paine)、阿德里安·格拉弗思 (Adrian Graves) 以及罗伊·格林 (Roy Green)。我特别欠内子朱蒂·罗宾逊 (Judy Robinson) 一份情，她给了我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支持，并与迪伊·穆尔 (Dee Moore) 一道，帮助我编校了全书。最后，我得感谢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许多朋友——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贸联运动的朋友，以及那些各地曾教过我“美拉尼西亚生活方式”的朋友。我还要特别感谢莫里亚·皮皮先生 (Morea Pipi) 和埃列瓦拉村 (Elevala Village) 的所有朋友们。

克里斯·格雷戈里

1982 年 7 月

## 中译本序

我由衷地感谢姚继德、杜杉杉二位教授及郭锐先生将拙著《礼物与商品》翻译为中文出版，更感谢台湾清华大学的魏捷兹博士给他们的竭诚推荐。

本书是根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所发现的特定环境，用交换理论的发展概念所作的一项具体的理论运用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初撰毕之后，我开始转向了印度中部的稻作文化方面的田野调查，并持续至今。我曾于 1978 年和 1996 年两度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作过短暂访问，但未再撰写过有关该国的著作。在过去的 20 年里，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并有许多新的民族志著作问世。本书的经验主义观点显然是过时的，但我在上篇中所阐述的各种概念问题，却在英语世界引发了许多对一般性问题的热烈讨论。在近著《初民的货币》(Savage Money, Harwood, 1997) 第二章中，我重温了这份文献中的一些东西，为《礼物与商品》一书所采用的理论构架作了辩护，并根据我在印度的田野调查对之进行了一些修正。

克里斯·格雷戈里

2001 年 3 月 23 日于堪培拉

## 中译本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有幸在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做了一年的研究。当时我刚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而何翠萍则在德宏做有关景颇族的田野调查。本书的三位译者当时都是民族学院的教师，他们年轻、聪睿、活泼，热衷于谈论人类学。我会永远记住生命中的这些日子，记住与昆明的这批青年人类学家相处的岁月。此后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十年里，我一直选用这些译文为教材，并期盼着它的早日出版。

当初我们即确信，翻译格雷戈里氏《礼物与商品》一书，不仅是探讨人类学的一个极好方式，同时能提升我们各自的语言技能，也是一件切实可行的事情。我之所以推荐他们翻译《礼物与商品》一书，出于各种原因，而所有这些原因使得本书的出版颇有价值。首先，我认为该书是我读过的对人类学文献的回顾最具有洞察力、最重要和最有用的一本。格雷戈里氏关于礼物与商品文献的回顾，确实改变了人们对此前各种著述的看法。今天没有谁还会像《礼物与商品》出版前那样，去阅读摩尔根、马克思、牟斯和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通常情况下，此前人们对人类学文献的检讨，仅仅是一种概要性的归纳，这种归纳常常是将一幅断章取义和歪曲了的画面传递给某种语言的读者，从而对其产生一种毫无价值的误导。阅读中文人类学文献中的摩尔根的著作，便是一个极明显的例子。读完《礼物与商品》之后，无人还会再去忽略格氏阅读《古代社会》的这种观点或摩尔根本人的观点。

我推荐翻译《礼物与商品》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该书开启了理解云贵高原的民族和文化的一扇户牖。尽管该书讨论的似乎都是新几内亚的民族志，而对云贵高原的民族与文化几乎未曾提及，但它所阐述的话题或许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会比云贵高原更有相关性。事实上，在云贵高原这个被不同的贸易、政权及帝国之扩张所环绕的区域里，礼物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正是其特色之定义。我们怎么知道云贵高原的“现代”世界体系史（world-system history）是否肇自汉代或唐代呢？

我推荐翻译本书的最后一个原因，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该本身所蕴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部分来源于它在作社会比较时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精神带给读者一种智性上的探索和挑战时的欣喜。这种精神的另一部分，则是本书致力于将人类学理论重新置诸一种新的现代环境中，在“传统”社会里商品显得十分重要，而在“现代”社会里礼物则又显得颇有生机。聪明的读者是不会忽略该书在理解中国市场的复兴，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体系，以及与云贵高原上的民族与文化的重要性的。我也希望本书不仅是学术界的读者阅读，而且决策层和政府官员也能阅读。

上述诸端，即为我推荐翻译本书的所有的最佳理由。然而，我过去和现在赞赏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是一位当初很年轻学者撰写的著作，作者在本书及其近来的新著《初民的货币》里，都显示出他始终致力于这样一个信念：以简单的命题，清晰、睿智而又对知识极端负责的态度，去描述人类社会的不公平，正是去改变这种不公正之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魏捷兹

2001年8月15日于昆明旅次

## 导 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殖民地巴布亚新几内亚，目的在于对马克思、斯拉法、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理论著作中，以及曾到过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他国家调查的人类学家的经验性著作中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建设性选择，提出一种批判。本书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寻求证明的各种命题，通过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和经济史的扼要考察，得到了极好的介绍。

“美拉尼西亚”这个术语被人类学家们用来描述这个地理区域：它包括了伊里安查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新凯里多尼亚、新赫布里斯及斐济诸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美拉尼西亚西部的一个国家，其地理与行政区划见地图 1 所示。1828 年荷兰人占据了西美拉尼西亚西半部。1969 年臭名昭著的《自由选择法案》颁布后，当时特别选出的 1025 名人民代表投票一致赞成取消种族隔离，使之成为了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1884 年时，该岛东部被英国人和德国人占领，德国殖民了其北部——新几内亚，英国殖民了其南部——巴布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承担了这两个地区的行政管理，此状况一直沿续到 1975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正式的政治独立时止。事实上该国的殖民化有些颇为不同，其进程和范围受制于主要岛屿的地理，完全处于南纬  $1^{\circ} \sim 12^{\circ}$  之间。整个岛上中部为高大的山脉，参差起伏的群山覆盖着热带雨林，巨大的河流穿过沿途的海岸沼泽地带注入

大海。<sup>①</sup> 这些因素致使高原地区得到了事实上的保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殖民者所发现，使他们感到惊诧的是，几乎有一半的土著人聚居在这里。这些地区即是地图 2 中巴布亚新几内亚行政区划中的第 8、9、10 和 14。

殖民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史，即是外国种植园和矿业公司前来寻求廉价劳动、金子和铜的历史。在 1884 年至 1920 年间，在海滨区和岛屿区建起了椰子和橡胶种植园。这些种植园靠着剥削从劳工资源区招募来的廉价而不谙世故的劳工而存在。<sup>②</sup> 这种劳工资源区 19 世纪 90 年代及 1900 年时，位于海岸地区；20 世纪 20~30 年代时，深入到了低地河谷区；20 世纪 50~60 年代时，则移到了高原地区。种植园劳动合同期一般为 2 至 3 年，期满后一些劳工续签第二轮合同，而大部分则返回乡下，以种植经济作物为副业，去挣钱纳税和购买他们渴求的进口商品。矿业公司对该国的冲击截然不同。矿业公司的利润来自廉价劳动的成分不多，其超额利润主要来源于对该国自然资源的剥削。1880 年时在米勒恩海湾地区发现了黄金，这些矿藏到 1930 年在莫罗比地区发现另一个金矿时已告枯竭，开采时间持续了 10 年。今天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来源于 1971 年开始经营的集中于首都布干维尔铜矿的副产品——黄金。

有关殖民化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本土经济的冲击，分析者们所提供的情况有些自相矛盾。这是因为本土经济没有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消亡，而是得到了“繁荣”（A.J.Strathern, 1979）。这就使得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描述与约定俗成的主张之间形成

---

① 参见 Brokfield 及 Hart (1971)。

② 见 Bailey (1957) 对印度背景下的“经济资源区”概念的讨论。